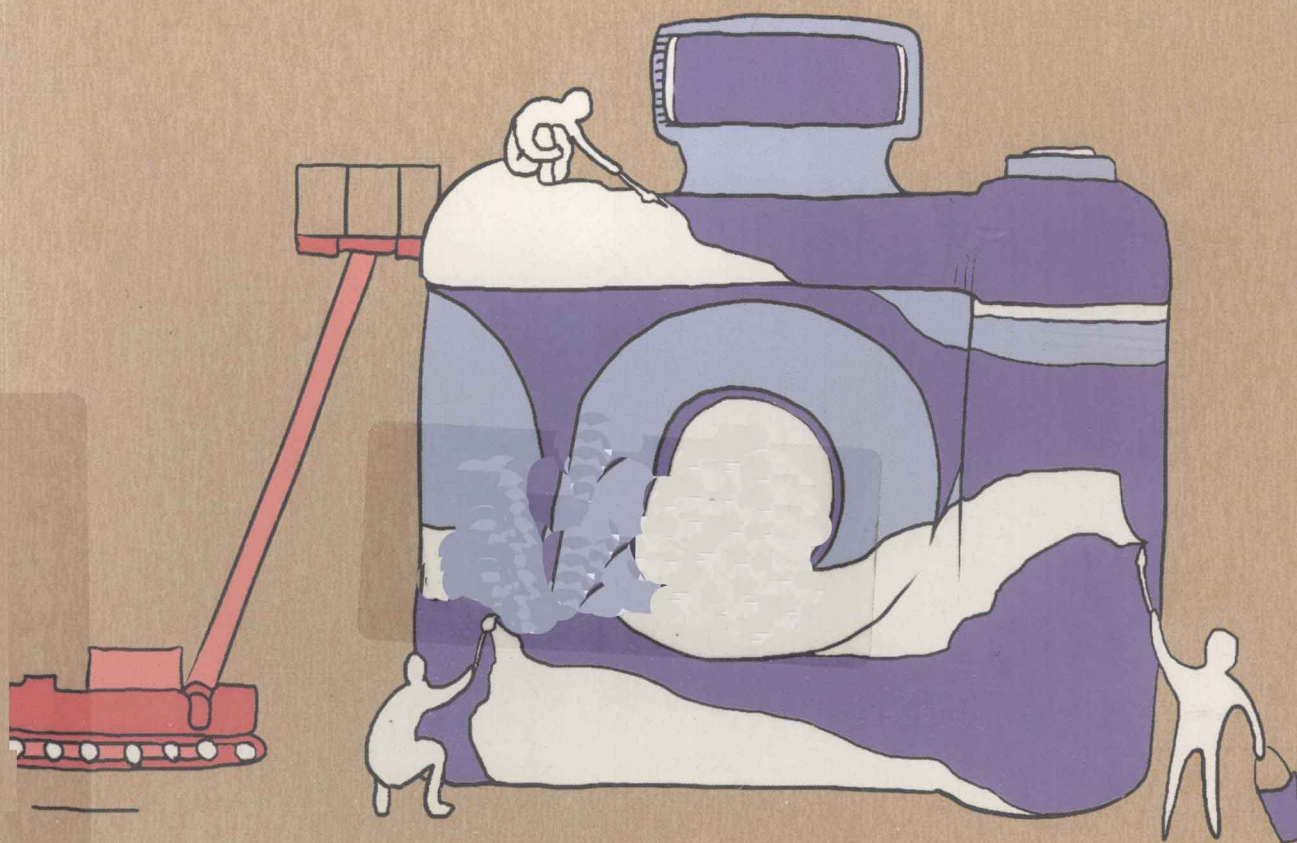




谐趣馆

冷暖之间，品百味人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格言

MOTTO

格言书屋

谐趣馆

格言杂志社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谐趣馆 / 格言杂志社编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729-783-3

I. ①谐… II. ①格… III. ①汉语—语言读物 IV.
①H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1739号

书 名 谐趣馆

- 编 著** 格言杂志社
版式设计 张津楠 李玥
封面图片 胡凝
责任编辑 张叶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783-3
定 价 18元
-

(凡印装错误, 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目 录

论天下，不潜水 ----- 4

爱生活，爱拉风 ----- 46

有文化，没气质 ----- 86

不荒诞，不成活 ----- 128

成长成才成功必备的十二大情商之七——变通

变通，创意生活 ----- 168

总监制 李彤 总策划 谷雨 执行主编 孟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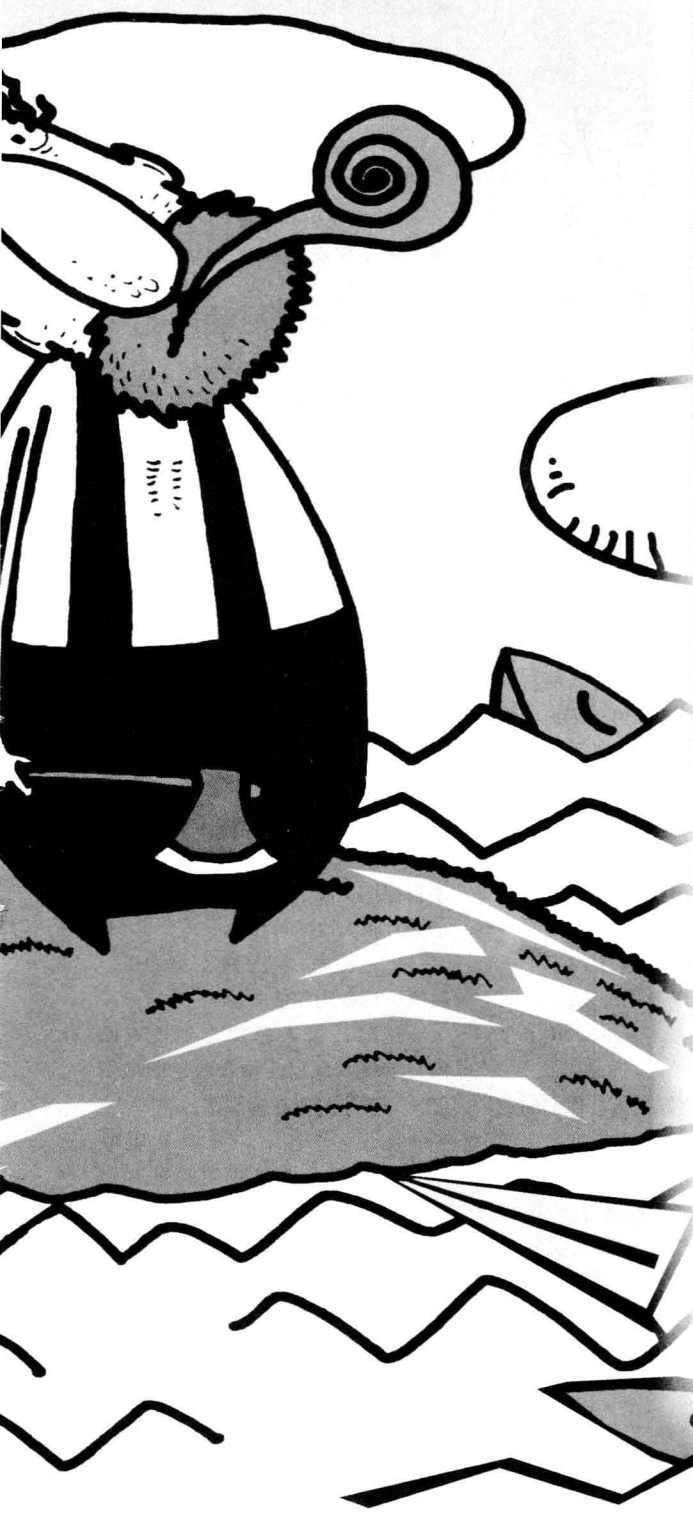
执行副主编 蒋芳仪 朱国印 编者 李鹏程 李秋实 梁玉梅



论天下，不潜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上，莫非王臣；王臣之中，莫不潜水；潜水之时，莫不憋气；憋气之后，莫不头晕；头晕之前，莫不呛水；呛水之间，莫不后悔；后悔什么，后悔呛水；为何呛水，因为潜水；为何潜水，因为没听老道理。老道理是什么？告诉你，记好了，老道理就是：“论天下，不潜水！”





狗鼻子 6

塞格林根的小理发师 7

报警 7

卖笑人 8

|||| 选段 那张让人忍俊不禁的脸 9

陪衬人 10

口中剿匪记 13

取钱 14

部长的小猪 16

丘比特下海记 17

|||| 语录 说你，说我 18

积钱罐 19

我是个女的 20

笑得有点怪 21

超级蛀虫 22

蒙娜丽莎在笑什么 23

撒娇派教主东方朔 24

|||| 热帖子 比一比，谁能有他怪 26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27

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 28

错死了的画家 29

|||| 边缘道路上的诙谐人生 30

自杀请按1 32

不亚于福尔摩斯 33

韩复榘演讲词 33

三个人里面聪明的那一个 34

大师的由来 38

路灯和我们的街 39

我就是不说话 40

局长裁员自白 42

招聘记者 42

我现在只能喝汤了 43

|||| 讽刺小说排行榜 44

狗鼻子

◎ [俄] 左琴科 吕绍宗 译



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有件貉皮大衣给人偷走了。

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号了起来。他真心疼这件皮大衣呀。

他说：“诸位，我那片皮大衣可是好货啊。太可惜了。钱我舍得花，我非把这个贼抓到不可。我要啐他一脸唾沫。”

于是，叶列麦伊·巴勃金叫来警犬搜查。来了一个戴鸭舌帽、打裹腿的便衣，领着一只狗。狗还是个大个头，毛是褐色的，嘴脸尖尖的，一副尊容很不雅观。

便衣把那条狗推到门旁去闻脚印，自己“嘘”了一声就退到一边。警犬嗅了嗅，朝人群扫了一眼（自然四周有许多围观的人），突然跑到住在五号的一个叫费奥克拉的女人跟前，一个劲儿地闻她的裙子下摆。女人往人群里躲，狗一口咬住裙子。女人往一旁跑，它也跟着。一句话，它咬住女人的裙角就是不放。

女人扑通一声跪倒在便衣面前。

“完了。”她说，“我犯案啦。

我不抵赖。”她说：“有五桶酒曲，这不假。还有酿酒用的全套家什，这也是真的，都藏在浴室里。把我送警察局好了。”

人们自然惊得叫出了声。

“那片皮大衣呢？”有人问。

她说：“皮大衣我可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别的都是实话。抓走我好了，随你们罚吧。”

这女人就给带走了。

便衣牵过那只大狗，又推它去闻脚印，说了声“嘘”又退到一旁。

狗转了转眼珠，鼻子嗅了嗅，忽地冲着房产管理员跑过去。

管理员吓得脸色煞白，摔了个仰面朝天。

他说：“诸位好人呀，你们的觉悟高，把我捆了吧。我收了大伙的水费，全让我给乱花了。”

住户们当然一拥而上，把管理员捆绑起来。这时候警犬又转到七号房客的跟前，一口咬住他的裤腿。

这位公民一下子面如土色，瘫倒在人群前面。

他说：“我有罪，我有罪。是我涂改了劳动履历表瞒了一年。照理，我身强力壮，该去服兵役，保卫国家。可我反倒躲在七号房里，用着电，享受各种公共福利。你们把我逮起来吧！”

人们发慌了，心想：“这是条什么狗，这么吓人！”

那个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一个劲儿眨巴着眼睛。他朝四周看了看，掏出钱递给便衣。

“快把这条狗牵走吧，真见它的鬼。丢了貉皮大衣，我认倒霉了，丢就丢了吧……”

他正说着，狗已经过来了，站到商人面前不停地摇尾巴。

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慌了手脚，掉头就走，狗追着不放，跑到他跟前就闻他那双鞋。

商人吓得脸都白了。

他说：“老天有眼，我实说了吧，我自己就是个混帐小偷。那件皮大衣，说实话也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的，我赖着没还。我真该死，我真后悔啊！”

这下子围观的人哄地四散而逃。狗也顾不得闻了，就近咬住了两三个人，咬住就不放。

这几位也一一坦白了：一个打牌把公款给输了；一个抄起熨斗砸了自己的太太；还有一个，说的那事简直叫人没法言传。

人一跑光，院子便空空如也，只剩下那条狗和便衣。

这时，警犬忽然走到便衣跟前，大摇其尾巴。便衣脸色陡地变了，一下子跪倒在狗跟前。

他说：“老弟，要咬你就咬吧。你的狗食费，我领的是30卢布，可自己私吞了20卢布……”

后来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便赶紧溜之乎也。

（摘自《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集》，

译林出版社，许瑞图）

塞格林根的小理发师

◎[德] 黑贝尔

人千万不可去试探上帝，也千万不可去引诱凡人。就说去年秋天吧，一个军队里来的陌生人，走进了塞格林根的一家酒店里。他满脸长着大胡子，模样古里怪气，看上去很不好惹似的。他在要吃要喝之前，先问老板：“贵地难道连个能给我刮脸的理发匠都没有吗？”

老板回答：“有。”说完连忙去把理发铺的师傅给找了来。陌生人便对理发师说：“给我修修面，我这脸皮可有点儿敏感啊。要是你能不刮破我的脸皮，大爷我赏你四个克隆塔勒。可要是你割伤了我，大爷便一刀捅死你。你可并非头一个啊。”

理发师傅胆战心惊（因为陌生大爷的样子并不是闹着玩儿，在他旁边的桌子上确实放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尖刀），听完便溜之大吉，回头派来了一个伙计。陌生大爷对伙计照样说了刚才那些话，伙计一听也逃之夭夭。最后派来了个小徒弟，这小家伙可就叫钱把眼睛给打花啦，心里想：“咱来干。要是干得

好，没有刮伤他，咱就可以拿这四个克隆塔勒去集市上买件新上衣，外加一根放血器。就算没干好吧，咱也自有办法对付他。”他一边想一边就动手刮起来。陌生人也静静待着，全然不知道自己正处在可怕的死亡的危险之中。大胆的小徒弟呢，不慌不忙地让剃刀在陌生人脸上和鼻子周围游来荡去，就跟在挣六个分尼和割一块火绒或者吸水纸什么似的，根本不像为了挣四个克隆塔勒在干着一件性命攸关的事。终于，他刮干净了陌生人脸上的胡须，侥幸地既未碰伤他的皮，也未刮出他的血，可在做完活后，小伙计仍在心中嘀咕了一声：“感谢上帝保佑！”

陌生人站起来，在镜子里把自己端详了一下，用毛巾擦干面孔，然后一边给小学徒四个克隆塔勒，一边说：“我要问你，小伙子，是给你胆量来替我刮胡子的？你的师傅和师兄可都吓得逃回去了啊。要知道，你只要刮破我一点儿皮，我就会一刀捅死你。”

小徒弟笑嘻嘻地谢过了客人给他的丰厚报酬，回答道：“老爷，您才捅不到咱呢。只要您一哆嗦，表明咱把您脸皮刮破了，咱就会抢在您前头，用剃刀割断您的喉管，然后拔腿便跑掉。”

听了这番话，陌生人才想到自己刚才所冒的风险，顿时面无人色，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他额外又赏了小伙子一个克隆塔勒，从此再不对任何理发师讲：“当心别刮破咱一点皮，否则咱一刀捅死你！”

（摘自《课外阅读》2006年第9期）



报警

◎ 韩兆瑞

这是发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真实故事，一个名叫乔治·菲利普斯的人，一天晚上正要睡觉，妻子提醒他仓库的灯还没有关。于是，乔治出门去关灯，当他走到仓库门口的时候，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发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正在仓库里面偷东西。

乔治赶紧蹑手蹑脚地回到卧室，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警官先生，我家里有贼了！”电话那头的一个警官问：“是在你的屋子里面吗？”乔治回答：“没在屋子，在仓库。”然后把刚才看到的一幕跟警官描述了一番。警官停顿了一会儿，说：“现在我们所有的巡警都非常忙，你先把自己屋子的门锁好，保障好你们的安全，警官会在有空的时候过去一下。”

乔治无奈地说道：“那好吧。”然后挂掉电话。可不到30秒钟，他又给警察局打电话过去：“喂，警官您好，刚才我给您打电话，因为我家的仓库有贼。我再给您说一下，现在你们不用担心了。我已经把他们全都击毙了。”说完，乔治放下了电话。

不到五分钟，三辆警车、一支全副武装的特警队，还有一辆救护车包围了乔治家的仓库。尽管几个贼进行了顽固反抗，但是警察还是很快擒获了他们。

临走时，其中一个警察对乔治说：“我以为你已经击毙他们了呢！”

乔治说：“我以为你们都没空呢！”

（摘自《小小说月刊》2010年第2期）

卖笑人

◎[德] 海因里希·伯尔



倘若人家问起我的职业，那我就尴尬万分，刷地一下面红耳赤，张口结舌，不知所答。因为我是个有名的诚实可靠的人。

我很羡慕瓦工可以回答说：我是瓦工。我妒忌会计师、理发师和作家，他们都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职业，因为这些职业名副其实，用不着多费唇舌去解释。

我没有办法，只好回答：“我是卖笑人。”人家听了不免还要追问下去：“您靠卖笑为生吗？”我不得不直说“是”。于是问题接二连三，没完没了。我的确靠卖笑为生，而且活得很好。

用商业用语说，就是我的笑很畅销。我是拜过名师的笑的行家，无人能与我相比，无人能掌握我的惟妙惟肖的艺术。我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演员，其原因就不必说了。然而，我的语言能力和表演技巧太差，演员这称号我实在不配。我爱真理，而真理是：我是卖笑人。

我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引观众欢笑，我只是欢笑的化身。我笑得像一个罗马皇帝，像一个参加毕业考试时反应灵敏的中学生。19世纪的笑是我的拿手好戏，17世纪的笑我也毫不逊色。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模仿各个世纪的笑，各个社会阶层的笑，各种年龄段的的笑。我像鞋匠学会钉鞋后跟一样，轻而易举地学会笑。我满腹都是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的笑、红的笑、黄的笑，只要给我适当的报酬，导演怎么说，我就怎么笑，我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了。

我的笑灌制了唱片，我的笑录了音，广播剧导演更一刻都不放过我。我苦笑、淡笑、狂笑，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像食品公司的学徒一样，早晨笑，晚上笑，夜

里笑，黎明还笑。简而言之，不管何时、何地、何人，都会相信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再说我还有逗人笑的特长，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离不了我，因为他们正为自己的表演是否叫座而提心吊胆。

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坐在杂耍场里，担任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在节目淡而无味的当口儿发出感染人的笑声。这事干起来得像计量工作那样仔细，我的大胆的狂笑必须笑得正是时候，早了不行，迟了也不行。时候一到，我就得捧腹大笑，接着是观众的一阵哄堂大笑，于是不能引人兴趣的表演就得救了。

可是演出一结束，我就筋疲力尽地溜进衣帽间，穿上大衣。终于下班了，心里无限高兴。通常在这样的時候，家里已经有“急需您笑，星期二录音”的电报在等着我。几小时后，我只得又在直达快车上颠簸，并深为自己的命运而感慨不已。

我下班后或休假时是不爱笑的，这是大家都理解的。挤奶员如能忘却奶牛，瓦工如能忘却灰浆，那该多美。常见木工家里的门关不上，抽屉拉不开；糕点工人喜爱酸黄瓜；屠宰工喜爱杏仁夹心糖；面包师傅宁要香肠而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师见到自己的孩子鼻孔出血会大惊失色。凡此种种，我都明白，我自己历来就不在业余时间笑。我本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人家都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结婚的头一年，老婆常对我说：“笑一个吧。”而这些年来她终于明白，我是无法实现她的愿望的。我紧张的面部肌肉和忧郁的心境，有真正得到舒缓的时候，那我就感到无比幸福。说真的，旁人的笑声也会引起我心烦意乱，因为听到笑声难免要想起我的职业。我老婆也把笑的本能遗忘了，于是我俩的婚姻生活就显得冷冷清清、平平淡淡的。偶尔我逮住她脸上掠过的一丝笑容，我自己也怡然一笑。我俩常常是唧唧低语，因为我恨杂耍场的喧哗，恨录音室里可能出现的嘈杂。

素不相识的人总以为我沉默寡言，这或许是对的，因为我得频繁地张着口去笑。

我木然地走着我的路，间或赐予自己一丝微笑。我常常想，我是否真的笑过。我确信我从未笑过。我的兄弟姐妹可以告诉你们，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男孩。

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笑，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笑。

（摘自《伯尔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赵亮图）

那张让人忍俊不禁的脸

——世界著名幽默作品人物群像



他笑着接了过去，这是那种无处不在的笑容，笑里有皱，笑里带褶，一圈儿一圈儿的，就像往水池子里面扔了一块砖头；可是，只瞟了一眼钞票，他的笑容就凝固了，脸色大变，就像你在维苏威火山山麓那些平坎上看到的起起伏伏、像虫子爬似的凝固熔岩。我从来没见过谁的笑脸定格成如此这般的永恒状态。这家伙站在那儿捏着钞票，用这副架势定定地瞅。

——【美】马克·吐温《百万英镑》

这个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所谓做大事业的人，身材不高，肩膀宽阔，头发苍白，体格结实，长着一个红鼻子、一双浅蓝色的小眼睛和扇形的胡子。我要顺便说一说：自从有俄罗斯以来，国内尚未有过发福发财的人没有浓密的大胡子的先例。有的人一向只有一点稀薄的尖胡子，忽然满面生须，同光轮一样，这种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总管彼罗夫大概喝得醉醺醺了，他的脸相当浮肿，而且散发着酒气。

——【俄】屠格涅夫《总管》

皮特一点儿也不饿，他来这儿之前刚刚大吃了一顿，如今只剩下呼吸和挪动的力气了。他的眼睛活像两颗淡色的醋栗，牢牢地嵌在一张浮肿的、油水淋漓的油灰面具

上。他短促地、呼哧哧地喘着气，脖子上一圈参议员似的脂肪组织，使他翻上来的衣领失去了时髦的派头。一星期以前，救世军修女的仁慈的手指替他缝在衣服上的钮扣，像玉米花似的爆开来，在他身边撒了一地。

——【美】欧·亨利
《两位感恩节绅士》

驮马乐骚是一个肚子大而腿子细的小肉球儿，从早到晚用一种嘎嘎的声音，轮流地唱着种种放荡不羁的或者富于感伤的曲子，谈着种种没有结局的和毫无意义的故事，仅仅只为了吃饭而停止谈天和只为了谈天而停止吃饭。虽然脂肪过多而肢体细小，她却轻捷得像松鼠一般整日绝不休息；并且她的笑声像一道声音尖锐的瀑布，不管是这儿、是那儿，在卧房里、在阁楼里、在楼下客座上，都可以无缘无故连续不断地爆发起来。

——【法】莫泊桑《戴家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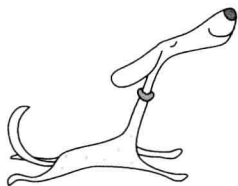
他刚从地中海一带回来，在那儿周游列国已有一年时间。他想必已有28岁，但看起来远比一般成年人成熟，面肤呈古铜色，一脸的自信，还留着方形的胡须，俨然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他只要一开口，不是谈阿尔及尔，就是谈非洲奴隶市

场，要不就是讲黄金角和金字塔。在我们听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方夜谭》。我们问他：“爱德华叔叔，您认识威尔士王子吗？”他回答说：“和他非常要好。”然后再也不往下说了。他的这一鬼把戏让人觉得他非同小可。

——【加拿大】里柯克
《我的了不起的叔叔》

我的朋友就像通常敲门那样使劲地大声敲了敲大理石桌面，门德尔这才抬起头来，把那副笨重的铜框眼镜扶到额上，一双惊奇的眼睛从挑起的、灰白的眉毛下盯着我们——这是一双黑黑的、警觉的小眼睛，像蛇信子那样尖锐和敏捷。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便向他求教，而且——按照朋友出的计谋——我先是做出一副对不愿帮忙的图书管理员愤愤不平的样子。门德尔靠到椅背上，小心翼翼地吐了口唾沫，然后笑了两声，用很重的东方口音说：“他不愿帮忙？”

——【奥地利】茨威格
《旧书商门德尔》



陪衬人

◎ 法 左 拉
刘 恒 永 译



◇◇◇ 一 ◇◇◇

在巴黎，一切都能出卖：愚笨的姑娘和伶俐的女郎，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

你不会不知道，在这个商业国度，美，是一种商品，可以用来进行骇人听闻的交易。大眼睛和小嘴儿可以买卖；鼻子和脸蛋儿都标有再精确不过的市价；某种酒窝、某种痣点，代表着一定的收入。伪造术真是巧夺天工，竟然连仁慈的上帝制造的商品也能仿制。用燃过的火柴棒描绘的假眉，用长长的夹子连在头发上的假髻，售价更是奇昂。

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我们是文明的民族，请问，文明如果无助于我们欺骗人和受人欺骗，从而使我们生活得下去，又有何用？

不过老实说，当我昨天听说工业家老杜朗多（你跟我一样了，解他）起了一个奇妙而惊人的念头，要拿丑来做买卖的时候，我真的为之愕然。出卖美，这我能理解；甚至出卖伪造的美，这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要宣布：由于把人们称之为“丑”的这种迄今一直是死的物质纳入商品流通，杜朗多应该受到全法兰西的感戴。请听明白我的意思，我这里说的丑，是丑陋的丑，直言不讳的丑，光明正大地当做丑来出卖的丑。

想必你有时会见到一些妇女，成双成对地走在宽阔的人行道上。她们灵巧而引人注目地曳着长裙，缓缓地踱着步子，在商店的橱窗前停下来，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她们像契友般地臂挽着臂，往

往以“你”字相称，差不多相同的年龄，穿着同样的雅致。但是，其中一个总是貌不出众，生着一张不会招人议论的面孔，人们不会对她回眸顾盼，倘若偶然打个照面，也不会产生反感。而另一个却总是奇丑无比，丑得刺眼，使路人不禁要看她几眼，并且拿她和她的同伴作个比较。

要知道，你上了圈套。那个丑女子要是独自走在街上，会吓你一跳；那个相貌平常的，会被你毫不在意地忽略过去。但当她们结伴而行时，一个人的丑就提高了另一个人的美。

好吧！我告诉你，那个丑陋不堪的女子，就是杜朗多代办所的。她属于“陪衬人”。伟大的杜朗多以每小时五个法郎的价格，把她出租给那个相貌无可称道的女人。

◇◇◇ 二 ◇◇◇

下面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杜朗多是个百万富翁，具有独创精神的工业家。而今又在商业上显露出他的才华。多年来，每当他想到人们尚未在丑女身上赚

过分文，总是兴叹不已。在美女身上固然可以钻营，但这种投机事业易担风险，我敢向你保证，有着巨富们惯有的审慎的杜朗多，连想都没有想过去干这种事。

有一天，杜朗多忽然灵光一闪，正像许多大发明家常有的情形一样，他的头脑中一下子闪现出一个新的念头。他在街上的时候，看见前面走着一美一丑两个姑娘。一望之下，他领悟到丑陋女子正可作为那漂亮女子的装饰品，也是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

杜朗多回到家里深思熟虑，他策划的这场商业攻势需要绝顶的巧妙。他可不愿卷到那种成则一鸣惊人、败则貽笑大方的事业中去冒险。他整夜掐指盘算，攻读那些对男人的愚蠢和女人的虚荣心阐述得最透彻的哲学家们的著作。第二天黎明时，他主意已定。算术结果向他表明这种买卖一本万利，而哲学家们所说的人类缺点又是那么严重，他预料定会顾客盈门。

◇◇◇ 三 ◇◇◇

如果我有神来之笔，一定会写出一部杜朗多代办所创业的史诗来。那将是一部既滑稽又凄惨的史诗，充满泪水和欢笑。

为采办一批货底，杜朗多费了意想不到的力气。最初，他想直截了当地行事，只在楼道、墙壁上、树干上和僻静的角落贴一些方字条，上写着：“征求丑女登门应召。”倒有二十五个漂亮姑娘，哭哭啼啼地来要求工作。她们面临要么挨饿，要么卖身的绝境，巴不得能找个正当职业以自救。杜朗多好不为难，他再三向她们说明，她们长得美，不符合他的要求。但她们硬说自己丑，并且认为，杜朗多说她们美，不是出于礼貌，就是出于恶意。今天，她们既然不能出卖她们所不具备的丑，那就出卖她们所具备的美吧！

面对这种后果，杜朗多懂得了只有美女才有勇气承认她们无中生有的丑。至于丑女，她们永远也不会找上门来，承认自己的嘴过分大，眼出奇小。他想，不如到处张贴广告，说明将对每位前来应征的丑女悬赏十个法郎，即使这样，我杜朗多也穷不了多少！

不过，杜朗多放弃了贴广告的办法。他雇了六七个掇客（译者注：指替买卖货物的双方介绍交易，并从中取得佣金的人），让他们在城里遍访丑女。这真是对巴黎丑女的一次全面的征募。掇客，这些嗅觉灵敏的人，遇上了一项棘手的差事。他们根据对象的性格和处境对症下药。如果对方急需用钱，他们就单刀直入；如果和一个绝不至于挨饿的姑娘打交道，那就得委婉一些。有的事对讲礼节的人是沉重负担，他们却视若等闲，比方说走上去对一位妇女讲：“太太，你长得丑，我要按天买你的丑。”

在这场对顾影自叹的可怜姑娘的逐猎中，有多少令人难忘的插曲啊！有时，掇客们看到一个丑得十分理想的妇女在街上走过，他们一心要把她献给杜朗多，作为对主子的报答，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有些掇客甚至使出了极端的手段。

杜朗多每天上午接见和验收前一天采购到的“货色”。他身穿黄色睡衣，头戴黑缎子圆帽，四肢舒展地坐在安乐椅中。新招募来的妇女，由各自的掇客陪同，在他面前一个一个地走过。他像个业余爱好者一样，不时作出反感或者满意的表情。不慌不忙地猎取一

个镜头，便凝神玩味；然后，为了看得清楚些，让“商品”转一转身，从各个角度细细端详；有时他甚至站起身来，摸摸头发，瞧瞧面孔，就像裁缝摸摸料子，杂货商察看蜡烛和胡椒的质量。如果被检验的女子的丑确证无疑，相貌真的蠢笨而又迟钝，杜朗多就拍手称快，向掇客祝贺，甚至要同那丑女拥抱。但是对于丑得有特色的女子，虽然天生不会引起男人的爱慕，却会激起男性的冲动。于是，便对掇客表示冷淡，对那女人说：“等老了再来吧。”

要成为判断丑的行家，要搜罗一批真正丑陋的女子而又不得罪前来应征的美丽姑娘，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杜朗多表明他确是挑选丑女的天才，因为他表现出自己对心理和情欲的理解是何等深刻。他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外貌，他只录取令人望而生厌的面孔，以及呆若木鸡、冷若冰霜的面孔。

代办所终于人马齐全，可以向美貌女子们供应与她们的皮肤色泽和美的类型相适应的丑女了，杜朗多便贴出如下广告。

◇◇◇ 四 ◇◇◇

杜朗多陪衬人代办所

一八××年五月一日开业

巴黎M街15号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10时—下午4时

夫人：

兹有幸向您宣告，敝人新创一所商号，旨在永葆夫人之美貌。敝人发明一种新的饰物，其神效可使夫人之天然风韵平添异采。

悉观今日，化妆用品名目繁多，然皆不能天衣无缝。花边首饰，一目了然；假发盘头，难免破绽；粉面朱唇，世人尽知乃涂抹之功。

有慨于此，敝人立志破此难解之题，为夫人提供装饰，且使众目莫辨新风韵之由来。无须一条丝带，无须一点脂粉，只消为夫人觅得一种手段，引人注目，而又不露蛛丝马迹。

敝人自信可以夸口，此一无法解决之难题，业已迎刃而解。

倘夫人不弃，枉驾光临敝所，廉价一试，定会满城倾倒！

此种饰品，使用极为简便，效能万无一失。稍加描述，夫人自能悟透其中奥妙。

君不见着绫罗、戴手套之美貌夫人伸出纤手向女丐施舍？君不见比之襤褸衣衫，盛装艳服何等耀目；比之寒酸女丐，贵妇更显高雅？

夫人，敝人所欲贡献于娇容者，乃丑脸最丰富之集锦。破衣烂衫衬托，可使新衣价值倍增。敝所专备之丑脸，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毋用假牙、假发、假胸！再毋用敷面点唇，替金戴玉！再毋用购买绫罗绸缎，徒然耗费！租一陪衬人，与之携手同行，足使夫人陡增姿色，博得男性青睐！

如蒙惠顾，不胜荣幸！届时，最丑陋、最完备之“货色”将呈现于夫人之目，任您视自身之美貌，挑选相应之丑女，使其与您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价格：每小时5法郎，全天50法郎。

谨向您，夫人，致以崇高敬意。

杜朗多

（注意：价格公平。亲爹亲娘，叔伯姑婶，一视同仁。）

◆◆◆ 五 ◆◆◆

广告果然取得了巨大的功效。从第二天起，代办所就忙碌起来，营业部挤满顾客，她们乐不可支地带走自己挑选好的陪衬人。天晓得一位美女倚在丑女的臂上有多少快感。她们即将在别人的丑陋衬托之下增加自己的姿色了。杜朗多真是伟大的哲学家！

别以为做这项生意不费吹灰之力，种种出人意外的障碍接踵而来。如果说在招募人员方面曾经颇费周折的话，要达到顾客满意则尤其不易。

一位贵妇人前来雇个陪衬人。营业员把“商品”陈列出来任凭她挑选，并在一旁婉转地发表一点意见。这贵妇挨个儿把陪衬人巡视一遍，露出满脸鄙夷的神色，不是嫌这个丑得过分，就是嫌那个丑得不够，声言谁的丑也不配衬托她的美。营业员天花乱坠地夸奖这个姑娘鼻子歪，那个姑娘嘴巴大，这个姑娘额头塌，那个姑娘模样傻，尽管他们巧舌如簧，也是白搭。

又一次，一位太太自己也丑得可怕，如果杜朗多在场，定会疯狂地以重金相聘。但她是为增加自己的美色而来，她要雇一个年轻而又不丑的陪衬人，因为，据她说，她只需“稍加点缀”。营业员简直无计可施，他们请她站在一面大镜子前面，让所有陪衬人一个个从她身边走过。结果，她还是荣获最丑奖，这才悻悻地离去，并且还责怪营业员竟敢向她提供这样的“商品”。

渐渐地，顾客固定下来了，每个陪衬人都有挂好钩的主顾。杜朗多可以踌躇满志地休息一下了，因为他使人类迈出了新的一步。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理解陪衬人的境遇。她们有在大庭广众下强装愉快的欢笑，她们也有在暗地里悲伤涕泣的泪水。

陪衬人生得丑，就被人当做奴隶，当顾客付钱给她时，她心如刀割，因为她是奴隶，她容貌丑陋。可是，她又穿着华丽，她跟风

流场上的佼佼者们形影相随，她以车代步，她宴饮于名家菜馆，她在剧院里消磨夜晚，她跟美貌的淑女们以“你”字相称，天真的人还以为她是出席赛马会和首场演出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呢！

整整一天，她都高高兴兴。但到了夜间，她就悲愤交加。她离开代办所的化妆室，独自回到自己的亭子间里，迎面的镜子向她道出真相，丑陋赤裸裸地摆在眼前，她感到自己永远也不会被人爱了。她为别人引来爱情，而她却永远得不到爱情的温暖。

◆◆◆ 六 ◆◆◆

今天，我只想叙述代办所的创举，以使杜朗多的大名留芳后世。这样的人，历史上理应有其显要地位。

也许有一天，我会写一部《一个陪衬人的衷肠》。我认识这么一个不幸的女子，她向我倾吐过她的苦情，使我深有所感。她的主顾有些是名噪巴黎的女士，但她们对她冷酷无情。太太小姐们，发一点善心吧，不要蹂躏装饰着你们的花边，对这些丑姑娘要温和些，没有她们，你们毫无美貌可言！

我认识的那个陪衬人，有着火一样的灵魂，我猜想她读过不少瓦特、司哥特的作品。我不知道有谁比多情的驼背和渴求爱情幸福的丑姑娘更忧伤了。可怜的姑娘爱上一个小伙子，她的面貌吸引了他的目光，但又把这目光转送到她的主顾身上，就好像她把百灵鸟唤到猎人的枪口下。

她经过许多悲剧，对那些像买一盒发膏或一双短靴一样付钱给她的贵妇人，她怀着强烈的愤恨。她是按小时出租的物品，可是这物品是有感情的啊！你能设想得到，当她微笑着同偷去她一部分爱情的女人以“你”字相称时，她是多么辛酸吗？那些在人前装成她的知心朋友，善用甜言蜜语打趣她的女人，内心是拿她当奴隶看待的。她们任性地糟蹋她，就像摔碎书架上的瓷人儿一样。

当然，一个痛苦的灵魂于人类的进步是无伤大雅的！未来将对杜朗多感谢不尽，因为他把迄今一直是死的商品投入贸易，因为他发明了一种装饰品，给爱情提供了方便。

（摘自《左拉中短篇小说精选》，
华文出版社，白云轩主人图）

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口中所剩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浅，现在索性把它们拔光，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这比喻非常确切，所以我要这样说。

把我的十七颗牙齿，比方一群匪，再像没有了。不过这匪不是普通所谓“匪”，而是官匪，即贪官污吏。何以言之？因为普通所谓“匪”，是当局明令通缉的，或地方合力严防的，直称为“匪”。而我的牙齿则不然：它们虽然向我作祟，而我非但不通缉它们，严防它们，反而袒护它们。我天天洗刷它们；我留心保养它们；吃食物的时候我让它们先尝；说话的时候我委屈地迁就它们；我决心不敢冒犯它们。我如此爱护它们，所以我口中这群匪，不是普通所谓“匪”。

怎见得像官匪，即贪官污吏呢？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的十七颗牙齿，正同这批人物一样。它们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它们是我吸取营养的第一道关口。它们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里去营养我全身。它们站在我的言论机关的要路上，帮助我发表意见。它们真是我的忠仆，我的护卫。诿料它们居心不良，渐渐变坏。起初，有时还替我服务，为我造福，而有时对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后来它们作恶太多，个个变坏，歪斜偏侧，吊儿郎当，根本没有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对我贼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烟，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便是我亲生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因此，我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在这班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经隐忍了近十年了！不但隐忍，还要不断地买黑人牙膏、消治龙牙膏来孝敬它们呢！

我以前反对拔牙，一则怕痛，二则我认为此事违背天命，不近人情。

现在回想，我那时真有文王之至德，宁可让商纣方命虐民，而不肯加以诛戮，直到最近，我受了易昭雪牙医师的一次劝告，文王忽然变了武王，毅然决然地兴兵伐纣，代天行道了。而且这一次革命，顺利进行，迅速成功。武王伐纣要“血流漂杵”，而我的口中剿匪，不见血光，不觉苦痛，比武王高明得多呢。

饮水思源，我得感谢许钦文先生。秋初有一天，他来看我，他满口金牙，欣然地对我说：“我认识一位牙医生，就是易昭雪。我劝你也去请教一下。”那时我还有文王之德，不忍诛暴，便反问他：“装了究竟有什

么好处呢？”他说：“夫妻从此不讨相骂了。”我不胜赞叹。并非羡慕夫妻不相骂，却是佩服许先生说话的幽默。幽默的功用真伟大，后来有一天，我居然自动地走进易医师的诊所里去，躺在他的椅子上了。经过他的检查和忠告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我就下决心，马上任命易医师为口中剿匪总司令，次日立即向口中进攻。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全部贪官，从此肃清。我方不伤一兵一卒，全无苦痛，顺利成功。于是我再托易医师另行物色一批人才来。要个个方正，个个干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我口中的国土，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1947年冬于杭州

(摘自天涯书库，菲尘图)

口中剿匪记

◎ 丰子恺



我告诉你，二哥，中国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

这个我告诉你，二哥，在外国银行里就做不到。那年我上外国，你不是说我随了洋鬼子吗？二哥，你真有先见之明。还是拿银行说吧，我亲眼看到，洋鬼子即使再学一百年也赶不上中国人。洋鬼子不

够派儿。

好比这么说吧，二哥，我在外国拿着张十镑钱的支票去兑现钱。一进银行的门，就是柜台，柜台上没有亮亮的黄铜栏杆，也没有大小的铜牌。二哥你看，这和油盐店有什么分别？不够派儿。再说人吧，柜台里站着好几个，都那么光梳头、净洗脸的，脸上还笑着。这多下贱！把支票交给他们谁也行，谁也是先问你早安或午安，太不够派

儿了！拿过支票就那么看一眼，紧跟着就问：“怎么拿？先生！”还是笑着。哪道买卖人呢？！叫“先生”还不够，必得还笑，洋鬼子脾气！我就说了，二哥：“四个一镑的单张，五镑的一张，一镑零的；零的要票子和钱两样。”按理说，二哥，十镑钱要这一套啰哩啰唆，你讨厌不，假若二哥你是银行的伙计？你猜怎么样，二哥，洋鬼子笑得更下贱了，好像这样麻烦是应当应分，嗨，顿时从柜台下面抽出簿子来，刷刷地就写；写完，又一伸手，钱是钱，票子是票子，没有一眨眼的工夫，都给我数出来了；紧跟着便是：“请点一点，先生！”又是一大“先生”，下贱，不懂得买卖规矩！点完了钱，我反倒愣住了，好像忘了点什么，对了，我并



取 钱

◎ 老 舍

没忘了什么，是奇怪洋鬼子干事——况且是堂堂的大银行——为什么这样快？赶丧哪？真他妈的！

二哥，还是中国的银行，多么有派儿！我不是说昨儿个去取钱吗？早八点就去了，因为现在天儿热，银行八点就开门；抓个早儿，省得大晌午地劳动人家；咱们事事都得留个心眼，人家有个伺候得着与伺候不着，不是吗？到了银行，人家真开了门，我就心里说，二哥：大热的天，说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真叫不容易。其实人家要愣不开一天，不是谁也管不了吗？一边赞叹，我一边就往里走。嗨，大电扇忽忽地吹着，人家已经都各按部位坐得稳稳当当，吸着烟卷，按着铃要茶水，太好了，活像一群皇上，太够派儿了。我一看，就不好意思过去，大热的天，不叫人家多歇会儿，未免有点不知好歹。可是我到底过去了，二哥，因为怕人家把我撵出去；人家看我像没事的，还不撵出来吗？人家是银行，又不是茶馆，可以随便出入。我就过去了，极慢地把支票放在柜台上。没人搭理我，当然的。有一位看了我一眼，我很高兴；大热的天，看我一眼，不容易。二哥，我一过去就预备好了：先用左腿金鸡独立地站着，为的是站乏了好换腿。左腿立了有十分钟，我很高兴我的腿确是有了劲。支持到十二分钟我不能不换腿了，于是就来个右金鸡独立。右腿也不弱，我更高兴了，爽性来个猴啃桃吧，我就头朝下，顺着柜台倒站了几分钟。翻过身来，大家还没动静，我又翻了十来个跟头，打了些旋风脚。刚站稳了，过来一位；心里说：我还没练两套拳呢，这么快？那位先生敢情是过来吐口痰。我补上了两套拳。拳练完了，我出了点汗，很痛快，又站了会儿，一边喘气，一边欣赏大家的派头——真

稳！很想给他们喝个彩。八点四十分，过来一位，脸上要下雨，眉毛上满是黑云，看了我一眼，我很难过，大热的天，来给人家添麻烦。他看了支票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好像断定我和支票像亲哥儿俩不像。我很想把脑门上签个字。他连大气没出把支票拿了走，扔给我一面小铜牌。我直说：“不忙，不忙！今天不合适，我明天再来；明天立秋。”我是真怕把他气死，大热的天。他还是没理我，真够派儿，使我肃然起敬！

拿着铜牌，我坐在椅子上，往放钱的那边看了一下。放钱的先生——一位像屈原的中年人——刚按铃要鸡丝面。我一想：工友传到厨房，厨子还得上街买鸡，凑巧了鸡也许还没长成个儿；即使顺当地买着鸡，面也许还没磨好，说不定，这碗鸡丝面得等三天三夜。放钱的先生当然在吃面之前决不会放钱；大热的天，腹里没食怎能办事。我觉得太对不起人了，二哥！心中一懊悔，我有点发困，靠着椅子就睡了。睡得挺好，没蚊子也没臭虫，到底是银行里！一闭眼就睡了五十多分钟；我的身体，二哥，是不错了！吃得饱，睡得着！偷偷地往放钱的先生那边一看（不好意思正眼看，大热的天，赶劳人是不对的！），鸡丝面还没来呢。我很替他着急，肚子怪饿的，坐着多么难受。他可是真够派儿，肚子那么饿还不动声色，没法不佩服他了，二哥。

大概有十点左右吧，鸡丝面来了！“大概”，因为我不肯看壁上的钟——大热的天，表示出催促人家的意思简直不够朋友。况且我才等了两点钟，算得了什么。我偷偷地看人家吃面。他吃得可不慢。我觉得对不起人。为兑我这张支票再逼得人家噎死，不人道！二哥，咱们都是善心人哪。他吃完了面，按铃

要手巾把，然后点上火纸，咕噜开小水烟袋。我这才放心，他不至于噎死了。他又吸了半点多钟水烟。

这时候，二哥，等取钱的已有了六七位，我们彼此对看，眼中都带出对不起人的神气。我要是开银行，二哥，开市的那天就先枪毙俩取钱的，省得日后麻烦。大热的天，取哪门子钱？不知好歹！

十点半，放钱的先生立起来伸了伸腰，然后捧着水烟袋和同事低声闲谈起来。我替他抱不平，二哥，大热的天，十时半还得在行里闲谈，多么不自由！凭他的派儿，至少该上青岛避两月暑去；还在行里，还得闲谈，哼！

十一点，他回来，放下水烟袋，出去了，大概是去出恭，十一点半才回来。大热的天，二哥，人家得出半点钟的恭，多不容易！再说，十一点半，他居然拿起笔来写账，看支票。我直要过去劝告他不必着急。大热的天，为几个取钱的得点病才合不着。到十二点，我决定回家，明天再来。我刚要走，放钱的先生喊：“一号！”

我真不愿过去，这个人使我失望！才等了四点钟就放钱，派儿不到家！可是，他到底没使我失望。我一过去，他没说什么，只指了指支票的背面，原来我忘了在背后签字，他没等我拔下自来水笔来，说了句：“明天再说吧。”这才是我所希望的！本来吗，人家是一点关门；我补签上字，再等四点钟，不就是下午四点了吗？大热的天，二哥，人家能到时候不关门？我收起支票来，想说几句极合适的客气话，可是他喊了“二号”；我不能再耽误人家的工夫，决定回家好好地写封道歉的信！二哥，你得开开眼去，太够派儿！

（摘自《新编老舍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付业兴图）

部长的小猪

◎ [南斯拉夫] 布·努希奇

圣诞节前，我买了头好漂亮的小猪。全家人一个挨着一个地摸它，都叫声：“哎哟！”我第一个摸，第一个叫“哎哟”；其次是我的妻子；再其次是我的岳母，我的小姨子，我的孩子们和厨娘。大家你摸一下，我摸一下，你“哎哟”一声，我“哎哟”一声。

除此之外，我听从岳母的忠告，把神父请来给小猪举行牺牲前的净化仪式。在这一切都做妥当之后，我们方才安下心来做日常琐事。

岳母在脖子上贴止痛芥子膏，身上围上毯子，坐在炉边；小姨子边做边试赴舞会穿的白色长裙；妻子给孩子们洗澡，帮他们把缠得不像话的缠头布巾缠好，然后和平常一样，把生土豆切成片，贴在头上治头痛；厨娘穿上我的旧靴子去抖地毯；我在刮胡子。

就在这安宁闲逸、每个人都忙着各自的事情的时刻，厨娘一头闯进来直嚷：“小猪跑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角落发出你分不清是说什么的叫声，拔腿就向外冲。我连帽子也没顾上戴，脸上尽是肥皂沫，脖子上还围着毛巾，奔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我的妻子，头上贴着土豆片。她后面是围着毯子、脖子上贴着止痛膏的岳母和穿着舞会长裙的小姨子。小姨子后面是用扫帚武装起来的厨娘。我那两个“小傻瓜”，头上缠着头巾也跑在后面。

我亲自指挥着这支队伍，敌人一路败退，我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无一伤亡。只有岳母在路上丢失了脖子上的止痛膏，妻子丢失了头上的土豆片。尽管如此，这支队伍的士气仍然很旺盛，勇敢地向着胜利飞速前进。我们就这样一连追过了贝尔格莱德的两三条街道，直到敌人躲进一家院子。我不失时机地发出果断的命令，并改变了战斗队形。我把重炮，也就是我的岳母，安置在院子的大门口；把山炮——我的妻子和小姨子，摆在院子里适当的地方，控制住整个地盘；让厨娘守住后方即厕所旁边；把步兵——缠着头巾的孩子布置成一条散兵线；我本人则亲自进行侦察。

我们坚信一定能获胜。不过，在任何战役中，哪怕是一点点的意外情况都可能决定性地影响战斗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围墙上有个洞，小猪钻了出去，躲进了另一家住宅。这就意味着，我们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已不适宜。

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仿佛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败退下来一样。我低着头走在前面，我的队伍垂头丧气跟



在后面……而就在另一幢住宅里，有人正摸着我的小猪在喊：“哎哟……”

正在我绝望地等待过圣诞节的当儿，外面传说内务部部长先生的小猪也逃跑了。你想，这是多么不幸！部长先生在圣诞节也没有小猪吃了。这么说来，部长先生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有了某种共同之处，这可大大地安慰了我。

不过，部长是不会像我那样追小猪的。他只是拿起电话拨一下，找贝尔格莱德警察局：“喂！喂！我的一头小猪跑了。”

各位，请设想一下各位警察分局的局长，设想一下所有的警官，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你想，这件事恰好又发生在圣诞节之前，而在新年前通常总有人被提升官职。可想而知，每个当官的都在暗自思忖：“嘿，就凭这只小猪，满可以捞它一级！”

于是大家都行动了起来。瞧，市区分局的局长出动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他们直奔部长先生的家。

“部长先生，我有幸向您报告，我全力以赴，亲自出马，很快就找到了您的小猪。”

不一会儿，瞧，伏拉察尔区的分局局长也动身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一头小猪的宪兵。

“部长先生，我有幸……”

没过20分钟，萨瓦玛尔区分局的警官也来了，他身后的宪兵捧着第三头小猪。

已有三头小猪在部长先生家的院子里哼哼地叫了。